

# 智能障礙者社區居住之居住平權 ——父母觀點研究

王文娟

## 壹、前言

我國《住宅法》（2011／2021）第六章「居住權利平等」第53條揭櫫「居住為基本人權」。2006年聯合國通過《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CRPD*），宣示並規範身心障礙者應享有與非障礙者相同的權益，其中第19條「自立生活和融入社區」揭示居住平權的重要性，主張身心障礙者享有於社區中生活之平等權利以及與其他人同等之選擇，包括應保障身心障礙者自由選擇住哪裡、與誰同住、居住方式等權益，也應享有近用各種居家、住所及其他社區支持服務，並應藉由提供必要之個人協助，以支持身心障礙者於社區生活及社區融合，避免身心障礙者孤立或隔離於社區之外（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2006）。

在臺灣，智能障礙者除了可以選擇（或被選擇）居住於家中、居住於機構外，也可以選擇使用社區居住服務。2012年通過的《身心障礙者個人照顧服務辦法》（2012／2015），於第五章中明文規範社區居住服務，該服務提供18歲以上經需求評估有居住於社區需求之身心障礙者，由專業服務人員（督導、社會工作者、教保員）提供相關支持服務（日常生活活動、居住環境、健康管理、社會支持、休閒生活及社區參與、日間服務資源、權益維護等）。此福利服務措施的推行，似讓智能障礙者的居住權益更朝平權之路邁進，然而，實質上是否如此，值得探討。

目前臺灣針對智能障礙者社區居住服務的研究有限，研究焦點大多聚焦於服務使用與營運層面，欠缺服務定位以及居住平權議題的研究，且研究對象多以智能障礙者、工作者為主，欠缺家屬角度的研究。然而Bigby等人（2015）、Burke等人

(2019)、周月清等人(2018)均指出，智能障礙者的居住決策權，往往掌握在其重要他人（通常是父母或手足）手中。故，基於智能障礙者的家人對智能障礙者的居住選擇與權益有所影響，本文以使用社區居住服務之智能障礙者的父母角度出發，探討其對智能障礙者社區居住之居住平權的看法。

## 貳、文獻探討

### 一、臺灣社區居住服務狀況

截至2023年第二季，臺灣計有102,370位智能障礙者（衛生福利部統計處，2023）。依據《中華民國110年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及需求調查報告》，智能障礙者居住於家宅比例高達92.58%，教養、養護機構占6.83%，其他（含社區居住）僅占0.59%（衛生福利部，2023）。

社區居住服務的興起與居住平權的推動有關。1960年代西方國家以及聯合國倡導去機構教養化身心障礙福利服務，力主智能障礙者離開教養院，搬回社區或留在社區中生活（周月清，2006）。1980年代後期的居住優先取向（Housing First Approach），挑戰了之前主流的治療優先取向（Treatment First），強調連續取向（Continuum-based Approaches）、促進穩定居住、社區融合以及成功自立生活（Carling, 1995; 引自MacLeod et al.,

2015），而基於居住優先取向所發展的支持性自立居住服務，則內含公民權價值與消費者選擇的概念，住民除透過租金的補助，獲得即時的、免費的住處，也可同步取得以社區為基礎的支持服務（MacLeod et al., 2015）。而周月清（2006）也曾整理挪威、英國、加拿大等國，運用不同的計畫與方案協助智能障礙者獨立居住於社區。簡言之，近半個世紀以來，諸多國家為達改變傳統的機構安置，陸續規劃具體作為，藉以限縮使用機構安置，並將個人從機構中轉銜到社區型居住。此外，諸多研究與文獻也不約而同指出，社區生活優於機構生活（Francis et al., 2014）。王國羽（2007）也指出，傳統全控式機構服務不再適合智能障礙者的需求，應提供具個別化概念之「支持性居住」服務。

至於臺灣，2004年內政部補助數個民間單位執行《成年心智障礙者社區居住與生活試辦計畫》，該試辦服務於2006年進一步成為《成年心智障礙者社區居住與生活服務實驗計畫》。2012年通過的《身心障礙者個人照顧服務辦法》（2012／2015），具體規範提供六人以下的身心障礙者於家居式環境內共同生活，透過居住場域的支持與安排，讓服務使用者能朝自主自立的方向前進之社區居住服務，自此，社區居住服務正式成為身心障礙者居住選項之一。綜整現有社區居住服務辦理情形，截至2023年第二季，計有144個社

區服務單位（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2023），服務對象以智能障礙者、自閉症、精神障礙者為主，但不論是服務單位或服務人數，均相當有限。

## 二、智能障礙者居住選擇與居住轉銜

智能障礙者及其家屬在選擇使用何種居住型態時，往往有不同的考量。Andersen（1995）健康行為模式顯示，服務系統（政策、資源、組織）影響服務使用的可能性。王文娟（2012）研究指出，智能障礙者對家庭既有的或是未來的生活模式造成的影響情形、照顧者承擔照顧責任的量能，以及家庭能夠使用的資源狀態，均影響其使用何種居住模式。而Hewitt等人（2010）也表示，社經地位影響家庭使用服務的可能性，當家庭無法擔負使用服務的成本時，往往只能延後使用服務。

智能障礙者終其一生，因生、心、社狀況的變化，可能會歷經數次的居住轉銜。而於不同的生命階段，居住轉銜的原因可能有所不同（Woodman et al., 2014）。Krauss與Erickson（1988）研究發現，居住於社區居住之成年智障者，平均有4.1次的居住轉銜經驗（引自Woodman et al., 2014）。Chou等人（2011）針對社區居住服務使用者進行為期兩年的研究，發現兩年後已有41%的服務使用者搬回家中或是返回機構居住。Bigby（2010）及Hatton等人（2001）指出，在澳洲和英國，智能

障礙者隨著年紀增長，越有可能轉換居住於一些支持性的住所（引自Bigby et al., 2015）。

而左右智能障礙者居住轉銜的因素相當多元，Woodman等人（2014）指出，成年智能障礙者因不滿意目前使用的社區型居住服務，或因社區型居住服務的工作人員流動、單位資金不穩定等因素，因而轉換居住環境。而Hamilton等人（2005）則提及，成年智能障礙者的轉銜與其情緒和行為問題有關（引自Woodman et al., 2014）。此外，也有研究發現，智能障礙者家人的生活處境以及對轉銜的想法，對智能障礙者的轉銜有著一定程度的影響，諸如Alborz（2003）表示，父母可能因為希望智能障礙子女獨立、無法處理智能障礙子女的問題行為、既有支持服務的侷限、家庭內部問題，或是自身身心狀況不允許繼續照顧等原因，而將智能障礙子女從家中轉銜至其他處所。綜上所述，有關智能障礙者的居住事宜，涉及的不僅僅是智能障礙者本身，智能障礙者的家庭承荷、社會資源、區域文化、國際趨勢等，均影響著智能障礙者居住選擇與居住轉銜的可能性。

## 參、研究方法與步驟

研究者採質性研究立意取樣，先透過電話或電子郵件的方式，聯繫臺灣目前提供智能障礙者社區居住服務的單位，說

明研究目的與步驟，請其推薦並代為邀約連續使用社區居住服務三個月之智能障礙者其主要聯絡家屬參與研究。研究期間共計聯繫34個經營社區居住服務的社福團體，最終共計16個社福團體代為徵得符合研究條件的家屬之初步同意，並提供聯繫資料予研究者。研究者再致電向家屬說明研究內容與研究倫理相關事宜，並於回收研究對象同意書後，始進行正式訪談。自2021年9月至2022年7月，共計訪談20位智能障礙者的家屬，每位家屬接受一次至二次的同步錄音訪談。研究過程中，研究者除謹守告知後同意等相關研究倫理規範，亦通過花蓮慈濟醫院研究倫理委員會審查（IRB109-262-B）。

鑑於研究參與者與智能障礙者的身分關係不同，對事情的看法或有差異，因此，本文僅針對13位智能障礙者的父親、母親（或繼母）之資料進行分析。研究參與者基本資料如下：最年輕者50歲，最高齡者71歲；11女2男；學歷含括國小、國中、高中（職）、大學；智能障礙者基本資料則為6女7男；輕度4位、中度7位、重度2位；所有的智能障礙者均是由家中搬遷至社區居住；使用社區居住服務的時間最短5個月，最長13年。

## 肆、研究發現

研究者針對訪談內容進行主題式分

析，發現參與研究的智能障礙者的父母（以下用英文字母代稱），因著自身狀況、智能障礙子女狀況、家庭整體狀況、資源狀況，對於社區居住服務以及轉換使用不同的居住型態，有著不同的看法，而透過這些父母的分享，可以感受其對於智能障礙子女享有居住平權的想望。

### 一、希望能夠持續使用社區居住服務

多數參與研究的父母視社區居住為智能障礙子女的理想居住模式，希望智能障礙子女可以繼續使用社區居住服務，讓社區居住成為智能障礙子女終生的家。當研究者詢問在何種狀況下，會考慮讓智能障礙子女終止使用社區居住服務，參與研究的父母直率地回應：「除非這個家園已經不允許他再去入住了」（A）、「除非主任他們叫我們離開」（J），父母之所以不希望智能障礙子女從社區居住服務轉銜至其他的居住型態，係基於以下考量。

#### （一）智能障礙子女得以安身

參與研究的父母肯定社區居住服務所提供的支持環境，能帶給智能障礙子女正向的效益，認為這些專業量能，並非家庭所可以提供，因此冀盼社區居住並非智能障礙子女的暫棲之處，而是久居之處。

A非常重視智能障礙兒子的健康與安全，而社區居住服務所提供的居住環境讓其非常放心，因此期望智能障礙兒子能永

久使用社區居住服務。

但是它不是一個永久的家園，它不能當永久的家園，不然其實如果說它能當一個永久的家園，我大概會更放心一點……我比較希望，我也比較期待，因為它是安全的，然後那個環境的氛圍也是比較好的。（A）

長期擔任社區居住服務單位之母機構志工的G，對社區居住所提供的種種服務相當信任，再加上智能障礙兒子非常喜歡社區居住環境，因此在這兩大因素交集下，G不希望智能障礙兒子再次居住轉銜。

孩子就開心啊，他一定會想在那邊住啊，蠻溫馨的啦，有時候我都會開玩笑說：「不要啦，不要去住了啦」，他就說：「不行啦，我要在那邊啦。」……我覺得在那邊就很好了，我不會想說再讓他換，因為他的情況在那邊就習慣了。（G）

J因對全日型教養機構有著負面的印象與經驗，且先前便對社區居住服務有所認識，因此願意排隊久候社區居住服務長達十年，因而當其終於如願地使用社區居住服務後，便希望能夠持續使用該服務。

我一直以來，要尋找的是類似社區居住這樣，因為我們說真的，我不想讓他去教養院，因為我們曾經去教養院參觀，我從那一個參觀行程之後，我就打算我不讓他去教養院，目前社區居住對我來講就是我一直找的那種型態。（J）

L的智能障礙兒子使用社區居住服務

已十餘年，L放心社區居住服務提供的管理與照顧，不希望居住轉銜的事情發生。

住那邊就好，老師就會處理這樣就好，這樣我比較會放心。我是不想讓他換地方，就住那邊就好，他頭腦不清楚，會被拐走啦，嘿，都志工老師在給他控制啊，嗯，就繼續住在那邊。（L）

## （二）智能障礙者的家庭得以安心

相較於前述的父母將社區居住服務之效益焦點置於智能障礙孩子身上，部分參與研究的父母則認為社區居住服務能減輕家庭照顧壓力，甚或基於過往經驗或想像，認為家庭無法提供合適的照顧與支持，擔憂智能障礙孩子一旦返家居住，將對家庭造成一定程度上的困擾，因此，便希望智能障礙孩子能維持現狀，持續使用社區居住服務。

F一方面發現智能障礙女兒很喜歡社區居住服務，另一方面也掛慮家庭無法承接實質照顧，因此，其對於日後可能無法持續使用社區居住服務，內心有著深層的不安。

我覺得這樣子的生活，我覺得我還蠻喜歡的，然後最主要是她也喜歡，對啊，她也喜歡，她也不想回來這邊住……我們選擇讓她獨立自主，並不是說就是獨立自主這一年、兩年，居住在家園這段時間，再來呢？再來她是何去何從啊？對不對？妳說回到家庭，問題是說，如果有兄弟姊

妹的話，畢竟他們還是會有自己的生活啦，對不對？她有可能有兄弟姊妹照顧，但是她畢竟不太像是說有專業的介入那些，對她們會更好，對不對？（F）

O考量非障礙的子女接手照顧智能障礙手足的意願與能力，也體認假以時日自身將無法擔負照顧角色，因此希望智能障礙兒子持續使用社區居住服務。

我不會期望他離開的原因是因為，他現在是青少年，可以安置他生活、工作、自給自足，可是當他到可能30歲、40歲沒有工作能力的時候，可是他生活自理還是很好啊，那這個部分若是回歸到家庭，有幾個家庭可以接受這個回歸？應該也很難。他可能50、60歲他年紀大了，他可能生活自理需要協助的時候，那這個部分到他50、60歲的時候，我根本可能不在了啊！那你要他回歸到哪裡呢？兄弟姐妹誰要去接這個？我講得很白啊！有誰願意？我無法預設，就算我家孩子多，我也不能預設那一個孩子願意接受這個部分。（O）

## 二、願意嘗試不同型態的社區式居住

部分參與研究的父母除對智能障礙子女有較高的期待，認為當智能障礙孩子有能力使用獨立性更高的居住型態時，應予以鼓勵與支持，故對於再次居住轉銜抱持樂觀的態度。此外，本研究也發現，參與研究的父母因深知現階段社區居住服務供

需之間的落差，在理解資源的有限性與流動性的前提下，衍生出「看見他人需要而讓位」的選項，願意讓智能障礙子女再次居住轉銜。

以繼母的身分接受訪談的C，在談及智能障礙繼女的進步時，眼神滿是驕傲，再加上自身具備獨立性格，因此對於繼女再次居住轉銜抱持著期待。

如果真的要讓出來，有小朋友有這個需要的話，我覺得我應該還是會叫○○（人名）讓出來，因為我覺得我們當初也是想要等那個位置，也是很難等，因為我們是過來人，所以我們也會體諒到別的家長的心情……我們自己承租房子給她，我們是OK的，我們是比較不會擔心，因為○○（人名）也很乖，如果她自己外面承租她也不會亂跑的那一種人，因為有什麼事情她都會跟我報，就都跟我們講，甚至交朋友的什麼的她都會跟我說，她的Schedule怎麼樣怎麼樣。（C）

D是個獨立自主性高的母親，在其年輕時，選擇獨自帶著孩子離開臺灣至國外生活，因此其也希望智能障礙兒子能夠更加獨立，再加上智能障礙兒子所須支持密度較低，因此即便智能障礙兒子期待持續居住於社區居住，但D反而對於居住轉銜抱持著相當彈性的態度。

最近他有一個室友要搬出去，要自己去租房子，然後他就很擔心，他問我說：「媽媽，當時我們簽約是可以住幾年？」

我說我也沒注意到耶，所以表示說○○（人名）是滿擔心說家園有一個期限，他將來不能住或怎麼樣，我覺得他適應很重要、他喜歡很重要……因為其實需要的不是只有我們家小孩，我相信比我們家條件差的小孩子更需要這樣一個位子，當然將來譬如說有更需要的人需要住在家園，我可以把孩子帶回來，我可以把位子讓出來沒有問題，沒有問題，因為我覺得需要被照顧的人很多，我覺得如果說當家園說他們需要流動的時候，需要把位置騰出來，我沒有問題，沒有問題……那如果說○○（人名）他有能力，就像說他可以跟同事去外面自己租房子，合租，那可以好好的生活，我也可以接受，那就是我會常常去看一下、看一下這樣，我也可以接受，這都沒有問題。（D）

N的妻子、長子、長女均為智能障礙者，家庭生計與決策大多由N一人承擔，其除了欣見智能障礙長女喜歡社區居住服務外，對於日後居住環境的轉換，也抱持著開放的態度。

我看她好像去那邊（意指社區居住單位），要去那邊她好像心情很不錯……我是覺得說，她如果有辦法去外面住，她也是可以去外面住啊，啊她如果要搬回來住，我也是不反對……啊妳如果自己出去外面，妳也是要自己去體驗一下，我也是說盡量讓他們去練習，你們以後要進去社會，就是這樣。（N）

### 三、期待回歸家庭居住

相較於前者因為看見智能障礙孩子自立生活的可能，而願意嘗試再次居住轉銜，研究參與者P則是因為對親情的難以割捨，因此希望智能障礙女兒能從社區居住轉銜返家同住。

她在家裡餵，就覺得不會很無聊啦，啊她要去的時候餵，妳就少一個對象，就覺得很無聊啦，對啊，她要回來就比較不會，不會無聊，啊她走的時候啊，嘖，又覺得好無聊哦。（P）

研究參與者I，家庭的經濟條件較佳，且其獨生女所須支持密度較低，因此期盼智能障礙女兒有朝一日可以返家同住，親子間可以相互陪伴與照應。

像之前有一個功能已經很強，那就會讓她回歸到原生家庭去啊，這是一個最好，當然我也希望○○（人名）有一天也可以到能力很好的時候，可以這樣，回來我們自己處理，這是最好的……當然這種小孩，臺語有一個俗諺就是，傻孩子就像自己養的，聰明的小孩都送到美國去了，那傻孩子最終還是會在自己的身邊，那如果說她功能夠好，日後可以回到我們家裡，當然我希望她在我們家附近有一個穩定的工作，基本薪都好，然後跟我們一起住，看護我們，這當然是最好。（I）

## 伍、結論與建議

### 一、研究發現摘要

本研究發現，研究參與者在面對居住選擇與轉銜的動靜抉擇之間，有其期望、顧慮。首先，對於一些研究參與者而言，也許是因為對現階段生活的滿意，也或許是因為對不確定的未來感到擔心，因此認為一動不如一靜，希望智能障礙子女能夠安居於社區居住，以保障智能障礙者與家人的生活安定。這樣的研究結果，似可與林純真與盧台華（2001）的研究相呼應，其針對居住於某社區居住的智能障礙者及其重要他人進行研究，發現部分父母可能因年事已大，或智能障礙者已接受長期安置，因而對智能障礙者返家感到不自在。此外，本研究也發現，在有關智能障礙手足銜接照顧責任的議題上，父母多抱持保留的態度，而這也可呼應White與Goodman（1998）、王文娟（2011）、周月清（2004）、邱啟潤等人（2005）、胡幼慧等人（1995）均曾指出的，在傳統華人文化的脈絡下，當民眾有需求時，多數由家庭系統提供支持，而非使用正式資源，然而，隨著時代的變遷，未來世代之家庭支持系統（特別是手足支持系統）是否延續，值得進一步觀察。

再者，當智能障礙者需求支持密度較低，或家庭支持系統較強，或參與研究的父母較為善解其他智能障礙家庭可能的

需要時，對於居住轉銜則抱持著較為積極開放的態度。然而，不論是因為對於社區居住服務存有高度認同而希望持續使用社區居住服務，亦或是不排除使用其他居住型態，例如，租賃房舍甚或是返家居住，均顯示智能障礙者的父母希望智能障礙子女能夠居住於社區，而不是使用機構式服務，反映出其內心希望智能障礙孩子與非障礙者一樣，享有居住平權。

### 二、政策建議

智能障礙者的居住平權涉及「能住在想住的地方」以及「適性之所、適足支持」這兩個基本概念。如前述研究發現，智能障礙的父母深切冀盼智能障礙子女能居住於社區（社區居住服務、家中），享有居住平權。故，以下針對智能障礙者居住平權的推動，提出幾點建議。

#### （一）重新思考社區居住服務的定位

本研究多數研究參與者，期待社區居住服務為智能障礙者的終老之所，誠然，以父母的冀盼與落實CRPD原則，社區居住服務應朝終老之所規劃，然而，依據《身心障礙者福利與服務需求評估及證明核發辦法》（1998／2023）之《身心障礙者福利與服務評估標準》，可以使用社區居住服務的智能障礙者，其在學習與應用知識、溝通、行動、自我照顧、居家生活以及人際互動與關係之綜合活動能力，當



屬「偶爾有困難」的程度，而當其能力轉變為「沒有困難」、「很少困難」或「經常困難」、「全部困難」時，應重新考量繼續使用社區居住服務的適配度，循此脈絡，社區居住服務的定位，應為有進有出之居住中繼站。故在父母想望與現況執行的分歧下，建議應重新思考社區居住服務的定位。

若社區居住服務可為智能障礙者的終老之所，那麼社區居住服務作為智能障礙者的另一個「家」，當這個「家」同時有不同年齡階段的智能障礙者時，除應滾動式調整服務軟硬體的適配性，亦應提早規劃智能障礙者老化後之支持服務，以落實智能障礙者可以「在地老化、在家終老」的居住平權。

若社區居住服務屬居住中繼站，那麼落實讓智能障礙者及其家屬安心的轉銜服務。Jones與Gallus（2016）曾建議，當智能障礙者與其家庭面對去機構教養化、社會融合的社會變遷時，專業人員應持續提供服務與支持智能障礙者的家庭，以協助其面對轉銜階段。故，提供社區居住服務的社會工作者應以個別化的方式，落實以智能障礙者生活日常為軸心的生活能力培訓規劃（如：盥洗、烹飪、購物、金錢使用、安全、社交、解決問題、健康維護等），並定期評估智能障礙者居住轉銜的可能，當評估智能障礙者有居住轉銜的可能或需求時，則主動啟動轉銜機制，即

早與智能障礙者及其家屬溝通，依其意願協助轉銜至合適的居所，以達居住平權。再者，幾乎所有參與研究的智能障礙者的父母，內心仍是希望持續使用社區居住服務，究其背後心情，除認為現階段使用社區居住服務讓智能障礙者與其家屬的生活得以穩定外，也內隱對轉銜後的未知感到憂心。故建議，針對目前使用社區居住服務但有潛力進階其他居住型態者，提供居住轉銜「轉換調適期」，若其轉出三個月仍無法適應，則可重返社區居住，這樣的緩衝期，或可提高智能障礙者及家庭願意嘗試不同型態居住轉銜的可能，也落實「適性之所、適足支持」之居住平權。

## （二）增加社區居住服務量能

近年，各縣市政府雖努力布建社區居住服務單位，但仍有極大的成長空間。而提升社區居住服務量能，必須有組織願意經營，誠然，任何組織在擴展業務時，有不同面向的考量，但經營成本，絕對是考量的因素之一，而以目前社區居住服務所須支應的相關經費來看，單靠社福組織的財力與服務使用者付費，往往不足以支撐單位營運，因此，政府的支持便顯得格外重要。欣聞行政院甫核定的《身心障礙照顧服務資源布建計畫（113-117年）》已關注此議題，期待透過政府預算的挹注，提升社區居住服務量能。

再者，依據研究者與社區居住服務工作者經驗交流中發現，社區居住單位除了經營成本的挑戰外，另一個考驗則是大眾對於此居住型態的接受度。潘盈儒（2019）指出，社會中的文化、制度、價值觀對心智障礙者的不理解，阻礙了智能障礙者進入社區生活。李同正（2016）也指出，社區居住服務的推展受到家長及大眾觀念的阻礙。因此，政府除挹注經費外，更應積極透過多元的宣導與教育管道，消弭大眾對智能障礙者的偏見與歧視，減低社區居住單位籌設時可能遇及的社區阻力，讓更多社福組織能在支持的氛圍下投入此服務，讓更多智能障礙者可以使用社區居住服務，達到「能住在想住的地方」之居住平權。

※致謝：本文係科技部研究案《使用社區居住服務之智能障礙者家屬觀點》（計畫編號：MOST 110-2410-H-320-007-；執行期間2021年8月1日至2022年7月31日）之部分成果。感謝科技部補助研究經費及研究過程中所有提供協助的社福團體，亦感謝兼任研究助理周孝玟、洪甯珈騰打訪談逐字稿，更由衷感謝所有研究參與者的不吝分享。

（本文作者為慈濟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

**關鍵詞：**社區居住、居住平權、智能障礙者、父母

## 📖 參考文獻

- 《住宅法》（2011／2021修訂）。<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History.aspx?pcode=D0070195>
- 《身心障礙者個人照顧服務辦法》（2012／2015修訂）。<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History.aspx?pcode=D0050187>
- 《身心障礙者福利與服務需求評估及證明核發辦法》（1998／2023修訂）。<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History.aspx?pcode=D0050050>
- 王文娟（2011）。〈智能障礙者雙老家庭新型居住模式之建構〉。《身心障礙研究》，9（3），151-164。<https://doi.org/10.30072/JDR.201109.0002>
- 王文娟（2012）。《中高齡智障者雙老家庭之居住模式建構》（博士論文，東海大學）。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https://hdl.handle.net/11296/73xf6g>
- 王國羽（2007）。〈居家中老年智障者的照顧問題：性別、居住安排與相關論述〉。《身心障礙研究季刊》，5（1），1-29。<https://doi.org/10.30072/JDR.200703.0001>
- 李同正（2016）。《建構成年心智障礙者「社區居住與生活服務」成本模式之個案研究——

- 以作業基礎成本制》（碩士論文，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https://hdl.handle.net/11296/e525bz>
- 周月清（2004）。〈全球化？本土化？全球本土化？以台灣障礙福利為例〉。《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報》，10，73-117。
- 周月清（2006）。〈現行居住政策檢視——以推動智能障礙者社區居住與生活為例〉。《東吳社會工作學報》，15，155-189。<https://doi.org/10.29734/SJSW.200612.0005>
- 周月清、李婉萍、王文娟（2018）。〈兩代「三老」家庭照顧轉銜與老年遷移：老年父母、中老年智障者與手足〉。《臺大社工學刊》，37，99-149。<https://doi.org/10.6171/ntuswr2018.37.03>
- 林純真、盧台華（2001）。〈成年智障者友伴關係之研究〉。《特殊教育研究學刊》，23，95-119。
- 邱啟潤、陳武宗、陳宜品（2005）。〈慢性病患家庭照顧者支持系統之研究〉。《長期照護雜誌》，9（3），245-262。[https://doi.org/10.6317/LTC.200509\\_9\(3\).0005](https://doi.org/10.6317/LTC.200509_9(3).0005)
- 胡幼慧、王孝仙、郭淑珍（1995）。〈家人照護失能老人的困境：一項質化與量化整合的研究〉。《公共衛生》，22（2），99-113。
- 潘盈儒（2019）。〈成年心智障礙者社區居住與生活服務方案服務輸送之檢視〉。《社區發展季刊》，168，130-139。
- 衛生福利部（2023）。《中華民國110年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及需求調查報告》。<https://www.mohw.gov.tw/dl-83264-b27950da-58e4-44c8-94e8-04a515bec2b0.html>
-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2023）。《社區居住服務單位（據點）清冊》。<https://dpws.sfaa.gov.tw/uploaddownloadoc?file=/disb/community/2023051600011&table=CommunityFile&flag=doc>
- 衛生福利部統計處（2023）。《身心障礙者人數按類別及縣市別分》。<https://www.mohw.gov.tw/dl-69410-3372b4eb-e96d-4b84-ad30-b9f88d657042.html>
- Alborz, A. (2003). Transitions: Placing a son or daughter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and challenging behaviour in alternative residential provision. *Journal of Applied Research in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16(1), 75-88. <https://doi.org/10.1046/j.1468-3148.2003.00148.x>
- Andersen, R. M. (1995). Revisiting the behavioral model and access to medical care: Does it matter?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36(1), 1-10. <https://doi.org/10.2307/2137284>
- Bigby, C., Webber, R., & Bowers, B. (2015). Sibling roles in the lives of older group home residents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Working with staff to safeguard wellbeing. *Australian Social Work*, 68(4), 453-468. <https://doi.org/10.1080/0312407X.2014.950678>
- Burke, M. M., Lee, C. E., Hall, S. A., & Rossetti, Z. (2019). Understanding decision making among individuals with intellectual and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IDD) and their siblings. *Intellectual and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57(1), 26-41. <https://doi.org/10.1352/1934-9556-57.1.26>

- Chou, Y. C., Pu, C., Kröger, T., Lee, W., & Chang, S. (2011). Outcomes of a new residential scheme for adults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in Taiwan: A 2-year follow-up. *Journal of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Research*, 55(9), 823-831. <https://doi.org/10.1111/j.1365-2788.2011.01394.x>
- Francis, G. L., Blue-Banning, M., & Turnbull, R. (2014). Variables within a household that influence quality-of-life outcomes for individuals with intellectual and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living in the community: Discovering the gaps. *Research and Practice for Persons With Severe Disabilities*, 39(1), 3-10. <https://doi.org/10.1177/1540796914534632>
- Hewitt, A., Lightfoot, E., Bogenschütz, M., McCormick, K., Sedlezky, L., & Doljanac, R. (2010). Parental caregivers' desires for lifetime assistance planning for future supports for their children with intellectual and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Journal of Family Social Work*, 13(5), 420-434. <https://doi.org/10.1080/10522158.2010.514678>
- Jones, J. L., & Gallus, K. L. (2016). Understanding deinstitutionalization: What families value and desire in the transition to community living. *Research and Practice for Persons With Severe Disabilities*, 41(2), 116-131. <https://doi.org/10.1177/1540796916637050>
- MacLeod, T., Nelson, G., O'Campo, P., & Jeyaratnam, J. (2015). The experiences of landlords and clinical and housing service staff in supportive independent housing interventions. *Canadian Journal of Community Mental Health*, 34(3), 1-13. <https://doi.org/10.7870/cjcmh-2015-004>
-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December 13, 2006, <https://social.desa.un.org/issues/disability/crpd/convention-on-the-rights-of-persons-with-disabilities-crpd>
- White, G., & Goodman, R. (1998). Welfare orientalism and the search for an East Asian welfare model. In R. Goodman, H.-J. Kwon, & G. White (Eds.), *The East Asian welfare model: Welfare orientalism and the state* (pp. 3-24). Routledge.
- Woodman, A. C., Mailick, M. R., Anderson, K. A., & Esbensen, A. J. (2014). Residential transitions among adults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across 20 years. *American Journal on Intellectual and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119(6), 496-515. <https://doi.org/10.1352/1944-7558-119.6.496>